



猗蘭臺集

三稿  
四

16

~ 16  
3371  
16





1732  
81





門 16  
號 3371  
卷 16



猗蘭臺集三豪卷之四

卷文  
洲林

余嚮著書名曰猗蘭子其後有數篇然而前  
書已行于世故不能追加以行乃附三豪中  
也紛雜他文不為次焉

食水

食水者善游食土者善慧食木者多力食草者  
善走食其食飽之以足苟以魚鼈之食食熊羆  
以麋鹿之食食蚯蚓熊羆之食食麋鹿蚯蚓之

42-11121



食食魚鼈則浮者不游慧者不慧多力者不多力善走者不善走食於人祿矣下之事上皆盡其所固有上則取有食有強食強弱食弱是以強弱飽之以足苟以弱食食強強不強

抱壁

抱壁者憂壁之不壁而終身不已也抱才者憂才之不才而終身不已也宜乎取之則爲天下之器舉之則爲天下之用不然則已矣或曰可

謂自知壁之爲壁而憂壁之不壁也何謂自知才之爲才而憂才之不才也壁者器也吾自美之人焉可怪焉才者已也吾自美之人焉可信焉時之君子聞之曰不然常人所未知也夫才治天下之才有治天下之才者必憂才之不才焉吾聞至音不合衆聽至賢不容凡世故伯牙絕絃孔丘修道牙豈不自知爲至音乎丘豈不自知爲至賢乎賢者必自知也其知也已之所



有唐書集卷之四  
識已合于先王之道已所欲行已應于先王之  
道故欲以之治天下非自知焉其惡居于茲丘  
且曰天生德於予非自賢乎道不行乎曰乘桴  
浮于海非自憂乎

冠冕

冠冕之人欲安身於巖穴難之常也巖穴之人  
欲出而服冠冕安之常也夫人之所欲也在未  
得於已而已及得於已乃所得又爲常又且欲

得其所未得終身無已故致仕入巖穴者必能  
安邪非邪出而服冠冕者必能久邪非邪

人之

人之於七情以欲爲先也不見幼兒也見食則  
欲食之見綺麗則欲取之及長焉耳目鼻口接  
事物得此欲彼得彼又欲他疊疊累累而無已  
故聖人戒之曰不可從從也貪也貪之極終以  
害身焉貪飲食者傷于飲食貪聲色者傷于聲



色貪富貴者傷于富貴凡此類皆以其專而傷焉爲乎不可無所欲不可無所求雖欲而有矩雖求而有節已而踰之過之則心乎逐物而冥心乎逐事而惑是其初也興於微微以不足則加之加之不足則增之增之不足則倍之倍之猶爲不足焉蓋其心也出于外而不止于內不自知其踰過以至無極焉

送吉田侯歸國序

古曰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矣今公歸封吉田也我豈無言哉夫言者惡甘善苦苦則得道甘則失道故逆心謂之治言順心謂之亂言或曰公之治也常以言之輯矣民是以洽矣以言之憚矣民是以莫矣故民富國穰非善治乎非有德乎猗蘭子曰今公祿厚財足民富國穰何虧之有我聞宥坐之器中則正滿則覆故君子取其中以安已也今已無虧而猶欲滿之非正



猗蘭臺集卷之四  
四  
之道也惟天是成惟天是施則順天之道則道  
之誠也臨別以此言願公勿爲苦

記荒居民海島歸

享保四年己亥之秋遠之荒居之民十二人乘  
舟浮海之仙臺之荒濱將運其國之粟于武州  
已還致粟於常之銚子浦而復之南部閉伊都  
載材將至房州去房未二三里戕風猛下決帆  
摧撞波浪大起天地激轉殆將屑沒海底於是

十二人決然任命於天乃舍其所乘舟而遷所  
副小船爲欲輕便走波已遷也船罔然而如飛  
塵焉而後溟濔不知所逝終爲風所衝船乃忽  
及一島時洪濤批巖偶挾巖石之間而船半摧  
矣匍匐攀巖走而登島心體悶搖肌膚戰慄少  
相言曰嘻命也得于茲乃俱迴而觀焉其島高  
半里其回環六里無人無獸獨有鳥白而大於  
鴻多聚迫地而不懼人又有小木而生無復有



他物也皆曰旣雖得命哉然無可飲食一人曰食鳥乎飲則以天水皆曰然乃繫之將食而又無器一人曰試下而觀乎巖下之船乃觀焉得釜及饌器初遷小船也愴怳亦不自覺載此器於是皆怪相謂誰載此器是則天賜也乃拜天而取之遂鑽燧而煮鳥旦暮惟鳥食焉夏三月之間鳥去不來相謀以其鳥肉爲餌而釣得魚食焉居則山半有二穴構木爲巢雨則以茅蘆

覆之時又有他漂流之粟及材帆纜之類得粟不苟食以備病也得材刳之貯天水得帆乃纏身以爲服服盡則綴羽以防寒得纜解之爲絲而爲垂綸縫衣之用焉或得一囊粟偶有生茅者乃種之茅蘆間歲實二三斗亦復蓄爲病者在島三年命皆全矣及歷十年死者九人三人免而經春秋又十有餘年其間一日無有喜色一日三人相對曰吾三人命也不暮明日不如



俱與效釋氏之法薊髮皆已薊相視曰頭則似  
釋氏食食肉何乎於是始笑又不再薊焉元文  
三年冬十二月武州舟人十七人爲大風所漂  
亦至其島皆走登而尋人家及飲水焉乃遇先  
穴居人大驚而問其故先人已語其始終後人  
亦語窮運之難乃使煮鳥食半載後人舟幸全  
矣四年夏四月與先三人相謀同乘而浮海然  
不知所指日夜唯萍流之任五月朔遙見人煙

皆喜望煙而至乃八丈島也島有司達事於東  
都乃不踰月二十人者歸東都遠之民亦得再  
歸荒居遠之民一人六十七歲一人六十一歲  
一人四十二歲余聞之以爲至命未盡二十餘  
年之難亦免矣有後至者佑先人也有先至者  
養後人也命也歸天奚可測焉

奉荅某公

辱來書僕不德不能爲善行乃欲躡先賢之蹤



以勉勵政事而苦其不能上猶憫厥不德每有一二失行莫之或咎焉是以如僕亦或苟爲而至今日斯實大仁寬閔而能容人也盛哉麟閣君子皆賢良高明察事變輔闕政正直日進賄賂已絕國無盜賊朝罔姦吏天作年豐百姓飽食當此之時誰不歡樂乎雖三代之治何以如之今已辱尊意述以榮進之事嘉言屢下皆憫僕不至也感佩何已雖然僕雅性辟心惰不得

盡事君之道卽勉強以奉職幸以一二失行之不咎已至今日矣斯非僕之幸乎可謂天之所施也而今將干榮進固已德不及才不足何以萬一望蒙渥惠乎惟僕所願守天之所命幸以卒職又且所私願身日疲薶眼足將衰其當不可行之時退而終身江湖之間亦惟足下願以今之所憐卽及其時使安我也僕已不德不才不顧賜嘉言荅以傲言罪莫大焉然顧其厚也



亦將在能知我故述鄙意如是伏請昭察多罪  
多罪謹白

適室記

天統開于子輕清之氣一萬八千年升而爲天  
地統開于丑一萬八千年凝而爲地而天之無  
極地之無盡庶物露生焉上古穴居而野處聖  
人已造宮室上棟下宇以蓋風雨而後物滿事  
足華麗驕侈盛于世焉於是九層之宮章華之

臺阿房之殿成矣人觀以爲大焉然自彼無極  
無盡觀之則不足一塵而帝之所座亦不過方  
尺也何其爲大乎適室也縱丈餘橫丈所雖至  
小而易安容膝雖至小而是亦一塵中之塵也  
何其爲小乎殷作其宮而諸侯畔靈王起其臺  
其民散秦造其殿天下亂此室也無有其憂而  
樂也陶焉豈非自適之適乎乃爲之名

送董綴之游越信序代人作



凡人之於技欲從旄敦而度高虜泰山懷汎濫而測深虜重淵未至也董生好丹青善於山水常曰觀古人所爲鑠鑠乎近于自然其所以近自然者取意於其真乎已未秋將游越信夫越富乎山海信富乎峻岨則雲烟雨雪之變木石波瀾鳥獸魚龍之觀鑠鑠乎可盡焉乃取之以有焉乃慮之以巧焉然後著之毫端質之古人則愈益可知自然者不可不得自然也今諸家

之所爲無慮止虜旄汎濫而已子能爲之諸家亦從之

寄子遷

統之才不足執天下事以量其可否統之才不足與左氏司馬相角以垂名萬世在官無德在文無觀何以得不失人之所以爲人乎夙夜思之久矣近來以爲官事愈不可爲焉文辭且可爲焉蓋其欲爲乎結撰不必修辭專取則於古



以並馳方駕其人也如何且余已齒五十且暮以藥石之力進退于朝愈益困冠服威儀之則業已非退而修文之時乎其能如所志焉骨肉雖朽魂魄尚喜噫我言之以慰懷抱論之以樂千古者足下而已雖天地廣大哉而嘆知己焉今猶古矣

送友生某歸凡國序代人作

今之制萬國諸侯分之二而其一朝于東都則

其一歸其國蓋以一年相朝云凡百有餘年已如此遠者三千里近者二百里而來往不難以爲常也乃侯之家大夫及羣士亦從而來矣蘆氏某者某侯之寵臣也少而好學壯而修經且讀諸子百家之書無不盡達其理義則欲與大都之縉紳先生相周旋而琢磨焉乃請其君從而來矣未能至諸先生之廬而以母之病告焉則又請將歸其友曰人之大義也忠與孝而已



子之浸漸乎學欲以明其道也今已不能琢磨  
焉其志也如有所不遂而以孝速歸則大義無  
缺大義無缺則道也茲成焉何必琢磨焉之有  
且夫若周之五年而一朝則不必焉幸有今之  
制從也間年卽大孺人亦病已乎子亦得請乎  
則爲除館待之

記昔游

將至日堊之初大石夾兩岸如虎豹之怒者纏

屬百步之間而水勢激洲其聲如雷石面皆白  
嘗之則鹹名曰鹽瀧徑傍其岸而分焉行焉數  
百步則徑絕民橋其上渡之則邳曲徑自入而  
平夷之出民家數十篁竹阻隣焉徑西折又東  
南折而有丘墟下之則天河之源也民又橋焉  
其水之疾投物倏失而無聲汲之清而可濯纓  
也渡橋而登三百步則精舍所在謂之紫雲蓋  
以山名名云坐之臨望此地也迨西南而夾紀



與泉泉則前焉紀則後焉後則重疊而高前則  
遷倚而低低者平陸遠及乎海高者山巒連聳  
乎天殊秀而嶄然者三十五峯古木深密烟雲  
陰晴山川之美具于茲精舍之僧曰郁郁余舊  
故因言往事及今事坐談既久而所聞者水聲  
與林籟鹿鳴與叫猿耳又無外物之聒焉以爲  
卜居於此地而樂矣然未能爲焉已矣今已二  
十有餘年猶且懷以慕焉故朝罷之暇游心於

其山川以樂樂也發言言也爲文遂以昔游之  
所錄心者記于茲噫是亦游息之一玩也非以  
玩替政也

寄子遷

小苑之山池已成矣松之鬱然殆似歷年苑之  
西有林雜木相錯乃謀而伐焉則古松著焉而  
森森然而觀連山其間綠翠幽邃莫究其極焉  
鑿池引水玉河流而東落激大石其聲淅然者



一所其餘或曲或舒繞迴林間大率其觀具焉  
凡苑之山池林樹以巧而爲者屑屑焉而不温  
離巧而爲者踈踈焉而不體其爲之意不出自  
然之狀故無大小知所爲人力雖然世之所欲  
者以巧而爲者而已非僕之所欲也僕自少觀  
游山水用心其境木石草竹於山於水其勢有  
所感而得焉今已設于茲也非唯一山水之體  
而已其所歷觀者依苑之廣挾以具矣大率似

得自然然是亦可爲知者爲不可爲不知者爲  
也足下與僕同意且用心山水亦久矣今已觀  
僕之所爲果曰可可嚮曰做足下癖而樹而足  
下未至今已發此書書中亦未能盡其趣請來  
觀焉觀焉則褒稱出乎自然

寄子遷

余嘗謂富貴何所願貧賤何所悲卽賤乎而名  
出富貴上如何卽貴乎而名出貧賤下如何人



生百年如鳥過目況無百年之人乎唯所願游不死之福庭聘睨世變廣大不朽後世觀而相稱文則漢魏以上詩則不下開元天寶高名千載無已則足焉且不佞在職十八載旦莫以此志願而推移又且近嗜老莊以之爲常也略知非天然則不然故每朝議言多以無爲而發諸賢或怪曰如子所言綱紀頽弛是以唯日齟齬耳罷駑愈衰下材益拙豈得頡頏賢良之際哉

故竊以爲預買山以爲福庭存養半過之齡而樂不朽當斯時庶斯足下爲解世嘲蘭亭生事越侯已肯玄海今已渡海到送序未就致書請示疲繭而遲滯

送玄海師還崎陽序

余居今職十八年都下之士以能藝見余者不可勝數而於文學十之無一二也况釋氏乎當今文運大開而四方之士如瞽得一杖焉然尚



且舊疴之患而如借藥石之力者十之八九焉  
玄海獨無其患者也玄海少志文學從游子遷  
以遇吾黨之盛夫人芝蘭之室者久而不知其  
臭焉由佗伺之其人甚郁郁矣玄海卽其人也  
今年春使子遷見余見則如故蓋其爲人也言  
寡容寂及其論詩與文則如聲應響焉晻晻澹  
澹未嘗盡思煩慮而其志意品藻殆如非金僊  
氏之徒者斯實文運所爲乎不然何能有斯人

乎將還崎陽當其發乞余言曰冀永藏之石室  
以爲大音之榮統曰諾然則爲師言之夫崎陽  
者異國會湊之地也或有通文辭者乎然吾聞  
今之中華左袵之裔文字異漢况文辭乎雖然  
彼乃堯舜之舊國或復有慕古者乎則其能有  
相角者焉以吾日國之光被師乃能金玉淵海  
黼黻河漢以激揚乎彼彼必言古學盡在東矣  
勉哉如釋氏之道則吾不能言焉



荅彥父

書至審意此事如旱天禱雨也不佞爲足下禱也久矣而靡顧矣無如之何夫上天之事不可測知其能不可測知則無憂無憂則恬恬則久久則天何不一降雨乎願足下勿憂雲漢

越君瑞文集序

吾黨以文章興起於天下乎蓋以俟知己於後也伯樂一顧其難哉以今譬之索之冀嘽嘽驥

首何以拔羣也乃千里者仰天歎曰天下其大冀北其小何爲無環而視去而顧者乎無知則已矣卽文章於世乃可不謂如此乎古亦以之不用當世俟知己於後也嗟歎是以發永歌是以起夫信難哉天實生才千古屈指如彼騏驎天下所不當有人以怪之人以怪之者乃知人所不能出口爲言言出爲文其精深宏博奇怪偉麗無不可爲於天地事物鬼神造化無不究



盡雖天下其大而無取而舉之嘗試千里不亦宜乎愈益俟知已於後也越生亦可不謂無此歎也生向與余論天下之人慨然嘆息曰彼何所爲乎唯日竊鄉曲之譽克詘富貴乃生之所願死而不朽藏之名山石室以比肩古人生乎百世之下出乎百世之上何以當此技乎奈何如彼汲汲乎希冀富貴傷精憊神而用當世之爲乎則其志氣高尚業已如此又且常寂寞閱

古今典籍動則世事倥傯作乎塵狀生甚煩之乃杜門絕客雖宗家不相應也其狀態殆異常矣豈不亦可怪乎乃一顧之歎於生不免焉哉壬戌之秋搜校其彙刪以取雋矣余以爲其言果不虛是以錄于茲且言知已相命之感云

與君瑞

日者聞君瑞文辭選而校焉斯實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吾黨故所先也凡作者之意出自憤激



亡論屈平子長之輩卽其它不獲罪亦徃徃有所思懷而發也當大平盛德之世無得非道之罪人人驕奢膏澤故率無悲嘆之聲也今吾黨生乎大平遇乎盛德何言之有乎唯其不朽是思所以思者文運已開三十餘載漸漬之功未厚舉世爲文章者唯未業也是以二三君子蓬戶甕牖而老陋巷斯已一時之歎也卽以不朽爲不朽豈有它乎爲序奉呈不佞久廢三歲下

材愈拙或不舍而置焉幸矣

與君瑞

向者辱賜大文見賀賤誕申詠反覆般乎日愈讀弘麗曄若春華穆若清風又已篤情之淵懿不可量極焉忽得明璧且增金石堅足下思我十倍於我思足下何以報之已審足下聞士大夫及諸有司私語我奉職之狀於朝曰云云卽從側爲自抃躍矣僕何德能如此哉唯是僕聊



竭犬馬之誠於聖明之朝十六年于茲夙夜匪懈以與聞政議雖才拙智小而漸漬教化之久聊且得其要焉耳乃得之也亦唯同班君子今已或遷或往矣故僕獨有知事之所經衆議所未經而幸爲萬一之裨焉是以士大夫及諸有司儻過稱我之所爲焉與雖然無復有一言一事卓詭而建議者焉皆踐先列君子之迹而行而已何爲獨貪其巧於我乎唯是旣已得足下

之言始知我寡過也是非足下之切憇內顧外聞而爲能量察行事之是非衆口之可否何爲至此乎則所謂我不能報者也僕奉職以還不  
得與足下交恐足下當怪焉僕蓋有意哉大凡奉職者常不可不先無親踈苟有親踈必有私故有私故必有賄賂專所宜戒慎也已與足下親如舊則他亦不得不同同則及衆及衆則失其戒慎焉是以自足下始則衆皆無怪焉是僕



所自戒也請勿怪焉僕之爲人足下所素知也  
老而懶惰益甚矣所異於故者且莫孔嗜飲食  
乃山海之產尤美者如膾之鯉蓴之絲紅鮮之  
魚白露之茄使庖人調和焉退則酒肉在前耳  
熱心樂則彈琴一曲不知老之將至又且爲游  
目築山鑿池引流轉石以愛水聲之鏘然又樹  
嘉木植芳草以觀枝葉蔭蔚而華實離離則萌  
稠改氣而四時粲然于眼中構亭其間名曰坐

忘時時與子遷大飲干茲每至相與言足下不  
置也今大率陳僕之所樂以使足下知之請足  
下以此代覽幸甚頃二橐梓成則一帙奉呈僕  
近來廢業文章益拙雖成卷五數而可取者不  
過二三耳設令取其可取者亦何敢比之古人  
哉故不選美惡而爲集焉覽者或亦相非謂堯  
礫不自量乃待價於十城其誰能饗焉而猶尚  
不自愧者欲比類於鴝鷄之自樂蓬蒿之間者



而已某月統白

與濱松侯世子

日尊公之壽僕奉賀以詩今辱爲尊公賜高和  
乃開緘則洋洋乎大雅之音何幸得聞之乎僕  
嘗承尊公之腆惠也久矣今復趨陪府閣日厚  
我也無異往時何以得報其德乎而足下又以  
文雅見締交辱惠稠疊感佩無止然而僕也老  
疲文辭久廢但豚兒聊有斯志願足下重錫交

於兒亦何幸過之餘使克信言不一

昌言銘

主道維仁遠以敷施唐虞君臣唯言是爲念哉  
輯懌萬邦以治

獨樂

伯牙斷絃卞和泣璧嘆無知己也尚不樂吾樂  
吾何樂然吾樂在吾吾是以樂焉牙不彈而音  
在意和不剖而明在意豈不自樂乎



翠竹亭詩序

宴而賦詩宴之雅也詩之德也苟非是則雖栢梁平臺西園曲水會遊夫奚視之後世乎于今翠竹之宴也乃由于茲也是統房之志也故乞詩諸君子也欲傳一日之雅於千載也既已爲卷余是以述其志云

十德釜記

十德之釜者梅雄僧明惠自作銘而使蘆屋之

釜工鑄焉也先是明惠入宋國採其妙茶之實歸乃種之其寺其茶甚佳因未爲團以此釜之湯解其茶使吞時人時人賞甚至今傳而言焉明惠作十德者一者諸佛加護二者五臟調和三者孝養父母四者煩惱自在五者壽命長遠六者睡眠自在七者息災延命八者天魔隨心九者諸天加護十者臨終不亂也相傳在梅雄之寺久矣千宗易視之乃請得而愛焉其後傳



松丸又傳京極安知安知贈其臣其臣贈卿高卿高之後所藏者不記其名也蓋吾國之茶釜自是始後世好茶者相競名器然而如此釜者萬之無一也凡六百年來免脫多少災難而存矣豈非珍寶乎予今得之也賞愛吾國茶釜第一因記以愈傳其德爲德云

挽木鞘記

予宗易所愛挽木鞘茶碗者古今名器器奇而

古不知易後誰傳也時人云藏稻葉氏家或云藏本莊氏家未知何真也池立佐者能鑑識古器余問之則曰真物今在阿部氏家也元文之秋有持來者云阿部氏所藏余購得之匱上書挽木鞘其書則小堀正一之真蹟也正一以好茶器名于海內以是視之所謂真物明矣余乃請正一之支屬正武證書正一之爲書寶藏焉云嗟乎若夫兩家之器雖同其名燕石耳因記



其所傳解後人惑

好馬

世有好馬者入冀取馬無馬矣茫然歸曰奚無乎嗚乎天下之馬衰哉九方臯者聞之不踰旬而至卽一目而得一駿矣向謂無者聞之大怪使人見之見者曰牡而驪毛骨大疲如久不食者何能爲千里乎好者聞之笑曰吾見已無何有乎雖然天下之人以臯之所取爲駿大譏好

者謂無是以好者大怒使人問臯曰爾所駿者如何曰余也觀其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見其內而忘其外故不善今之善不美今之美好者聞之嘿然而不悅也於取天下之士亦然乎

贈忍海游雍州序

觀畫唐以前邈矣卽唐吳道玄戴嵩閻立本李昭道滕王元嬰輩有所圖而傳焉然畫力千年何爲儼然弗取也宋元之間名家數人傳藏之



諸家卽徽宗帝李龍眠李成范寬郭熙趙昌徐  
熙易元吉趙大年陳所翁僧法常玉澗李唐李  
迪李安忠蘇漢臣閻次平馬遠馬逵梁楷夏珪  
毛益樓觀馬麟范安仁舜舉顏輝君澤子昭月  
山僧無準張思恭西金居士胡直夫王李本張  
芳汝卒翁趙子昂蘇東坡輩各所得而爲皆超  
絕矣此餘至如文與可米元章楊補之楊月礪  
王若水王元章此山王立本賴庵檀芝瑞惠崇

羅窓門無關栢子庭因陀羅雪礪用田默庵尤  
工然不及上之數人也乃於吾國文和天正之  
間最盛也而僧明兆等陽狩元信輩殆出超絕  
之右矣僧可翁周文周繼等觀梵芳狩州信亦  
比肩鴈行也及寬永之時狩守信尤縱橫名于  
海內然而及晚過于澹泊其末遂大衰矣僧忍  
海常患之已有復古之志然不能觀古以爲師  
矚焉自失焉久矣海以爲豈與其師人不若師



諸造化乃捨舊習偏觀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霜雪之深淺及鬼神仙釋宮室器物人之愉佚憂悲怨恨酣醉歌舞戰鬪以藏心蓄思而發之然而復唯獨所患者山水崖谷奇石怪樹而已矣是以修裝而發欲爲千里之奇觀曰盡焉又曰聞古明兆得丹青東福之後山今尚有乎試入而索之粉彩復古亦我志也旣發矣亡何贈我以一大軸已

披之則岩嶢乎高山突兀乎大石亂雲出沒乎其間奇樹聯綿乎其巔壑溪徑曲水激石轉邃而若不可行輿而若不可窺其旁又有巨巖而出焉崕峴嶠嶂嶂隆碣狹大木背孤峯南折西峙又去之咫尺巖巒聳嶽者對其巖而如獸立焉其巔其麓奇石怪樹以千數焉乃於其貌仰者伏者欹者跪者確者磴者盤者礫者如錐者如車者如蓋者如虎走而視者如狼之孤立



而顧者總總擗擗隱隱展展而列焉大木生于斯結而堅土斷而茂由一尋及百尋由一圍及百圍枝羅葉密或樛或喬或曲或彎雲覆其上而日晷如射陰晴乍變赤黃玄蒼粲而較色可謂以彩作奇奪乎造化矣既畢又危峰羣巒鋒起焉天柱日觀芙蓉之勢自若有飛流而落焉峻崖絕壁水搏之慘廩凌競之氣肌乍慄焉其下烟靄陰曠不知幾計丈也實若龍門廬山之

窟沸也山勢已極而得野野草蒙籠已作深更寂莫之境天霽氣爽月圓星稀玉露溥而耀金風淒而靡百蟲茲旅茲集乃飛乃止乃隱乃顯淒淒而若有響焉趯趯而如有行焉栗然歛然直寫出乎生意野又極又得山與先者異形蓋無嶮而廣大蜜林森然攢立雖晝如暗雖夏如寒般乎遊其間者師豹熊螭犀犛象羆毅獾獠狴麋麋貍犴各類其類而娛其娛軫軫赫赫縱



狷齋集卷之四  
三  
縱莘莘或疾或騰或天矯或偃蹇或下杪而觸  
巖或上根而入窟或浴流或捎木或爭奪取植  
梨棗栗萸棣候桃若叫而爲脈脈犴犴之態邇  
視則疑毛末搖動而走出焉遠觀則怪精神愈  
活而有聲焉孔鸞仙禽及衆鳥之咀嚼乎華實  
翱翔乎高空或浮淫泛濫乎水中而迄于宮室  
人物之雅觀何能得盡舉而論其妙乎卽宋元  
之名家數輩各所得而爲者盡于茲也我今觀

而論之殆已相頡頏古人不啻取其形而言而  
已向有以御覽集天下之古畫而予與品目其  
可否也凡以萬數焉是以骨氣風神較然得於  
心焉忍海固得諸造化而其所自爲者未必自  
覺盡有所中今得我鑒聞我言也乃始知山水  
誰某之法鳥獸蟲魚誰某之格宮室人物草木  
誰某之意愈益師造化無已焉旣已海之筆格  
綵綴戶稱家傳則澹泊之患去而復古無日焉



豈可不謂興廢之人乎我向臨別不能贈言業  
已得大軸心已飛揚以作序贈之蓋喜千里之  
行咸爲師且有以相知妙處使忍海自稱盡知  
已云爾

猗蘭臺集三豪卷之四

八不



